

兩岸差異詞語論略

——兼評《兩岸差異詞語詞典》

周 荐

[提 要] 同一語言的不同區域分支，可能會因各種原因而生出各類差異詞語。其中有異名同實詞語、異實同名詞語、你有我無的詞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詞語，等等。生存於一個與標準語的基礎方言相對隔絕的環境裡的語言分支，其逕行造詞的現象，尤須引起注意。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一地逕行造詞的行為未必會因不同區域間開始接觸而戛然終止，而可能會按既有的造詞模式慣性造詞。海峽兩岸不少差異詞語就是在兩岸關係趨緩後陸續造出的，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差異詞語的製造未有很快終止的跡象。分析兩岸差異詞語的構詞差異和結構差異，特別是造成這種差異的認識差異和思維差異，探尋差異詞語所以造出的深層次原因，在兩岸語言發展中遏制離心式的因素，促進向心式的因素，顯得尤為重要。《兩岸差異詞語詞典》的出版，對差異詞語的研究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

[關鍵詞] 海峽兩岸 差異詞語 逕行造詞 慣性造詞 差異詞語詞典

[中圖分類號] H1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4 - 0054 - 07

在漫長的文明史中，中國的版圖上大陸和台灣始終未嘗分離過。在兩岸一體的時代，大陸和台灣所用的漢語間的差別，大不過方言間的那種差異。台灣地區的漢語與大陸地區的漢語，就類似閩、粵、吳、贛等方言之於普通話的關係一般，前者可能還強似後者，因為台灣地區的漢語說者與大陸地區的漢語說者可以基本無障礙地通話。中華版圖內的任何一個地方，對燦爛的中華文化都肩負著共同的傳承使命，兩岸也都有著對漢語各要素同樣的繼承責任。台灣與大陸一體的時代，兩岸漢語的一致性應該是很高的。在那樣的時代，雙方詞語一致性的比率究竟是多少，雖未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資料，但我們從如今的另一個資料上不難推想出來。如今兩岸詞語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兩岸共用的佔 85% 以上”；^①不一致的詞語只是少數，是個別現象，大約只佔 15% 左右。這只佔 15% 左右的差異詞語，主要是歷史發展到十九世紀末葉，台灣被日本帝國主義從祖國的懷抱中掠去霸佔達半個世紀之久造成的；是台灣光復以來這樣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造就的。

台灣無論是 1895 年至 1945 年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據時期，還是 1949 年至 2014 年（《兩岸差異詞典》出版年）這 65 年，由於與大陸分隔，的確拉大了兩岸間語言的差距，逕行造詞的結果，尤其使兩岸詞彙間的距離人為地拉開。但是，長達一百多年的分隔，僅導致兩岸漢語詞彙產生出 15% 的差距。由此不難想像，兩岸一體的時代，雙方詞語的一致性當是非常之高的。

兩岸差異詞語的出現，對於“長期孤立在一個與標準語的基礎方言區隔絕的環境裡”^②的台灣而言，自是數十年睽違，逕行造詞的結果。它們的出現，是在一定程度上脫離開語言母體的語言分支恣意發展的結果。這在兩岸分治的當下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能無視它們的存在，而須要積極地面對它們，並對此加以正確引導。公平地說，逕行造詞會給語言帶來兩方面的結果，一個是消極的後果，它使語言分歧加深，影響兩地人民正常的交際交流；另一個則是積極的結果，一定意義上說，它有助於語言活力的生長，使語言更富表現力。不惟台灣如此，其他一定時間內和一定程度上脫離開漢語母體的區域，如當年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澳葡政府治下的澳門，也莫不如此。各地逕行造詞，的確加深了漢語的分歧，但是漢語如今的饒有表現力和大量同義詞的造出，又與此不無關係。

我們注意到，即使兩岸交流交往已無太多障礙的今日，一個與意識形態毫無關聯的詞語在一方造出，另一方也可能棄而不顧，另造一個。隨便舉個例子：廢棄後又重新提煉並使之重新流入市場供人食用的油料，大陸發現並予揭露，名之曰“地溝油”；同類黑幕，台灣早有人揭出，稱之為“黑心油”；同樣的事物對象，台港澳近來也有稱“餿水油”，或“餿水黑心油”，或逕略作“餿油”的。這樣命名的角度各自不同，顯示出同一母語背景下的各地人民對同樣事物對象觀察角度的不同，命名的理據也有所區別。

逕行造出的差異詞語，雖在兩岸詞語中只佔少數，只是個別的詞語，但就是這少數、個別的差異詞語，也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從語言研究的角度說，差異詞語對於語言研究者來說是不可多得的財富。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逕行造詞的行為並不一定會因不同區域間開始接觸而戛然終止，而可能按既有的造詞模式慣性造詞。具體到海峽對岸的這種逕行造詞的情況，現在尚無徹底終止的跡象，至少在可預見的時間內，或許還會繼續綿延下去。語言是活的，有生命力的，它的改變，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和氣力。對於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充分的認識和估計。海峽兩岸不少差異詞語就是在兩岸關係趨緩後陸續造出的。兩岸詞語間的差異需要得到重視，更需要受到尊重。“生活時時在變，語言和文字自然也要變。兩岸語言文字的差異，就是分頭演變之果，是特定歷史環境之使然，其實也是對漢語漢字的傳承和豐富，都應該得到尊重和珍惜。”^③

面對兩岸差異詞語，我們需要做的是，一方面，充分尊重各地詞語的個性化發展；另一方面，在努力將某一區域逕行造詞的數量限定於正常的範圍內的同時，研究差異詞語造詞的理據，從而逐步遏制語言發展中的離心式的傾向，推動各地漢語向心式的發展。本是同一的語言，在日後卻發展得漸行漸遠，甚至發展到不能通話的形態，相信這是以這種母語為交際工具的人民，任誰也不願看到的，不會答應的，也是不可能出現的。而要做好此項工作，首要任務就是認真分析研究兩岸差異詞語的類別及其成因。

二

兩岸詞語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如下幾類上：異名同實詞語、異實同名詞語、你有我無的詞語、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詞語。

所謂異名同實詞語，其實只是詞語形式（或書寫形式或語音形式）不是同一個，但實質一也，意義所指是同一個；它們只是同一個詞語的不同的形式代表而已。在差異詞語裡，異名同實詞語所佔比例是最高的。下面列出的一對對詞語，左側是大陸詞語，右側是台灣詞語：

充值/加值 菠蘿/鳳梨 腐竹/生豆皮 海碗/大碗公 界面/介面 汽酒/氣泡酒 數碼/數位
鼠標/滑鼠 塑料/塑膠 牙科/齒科 震中/震央 殯儀館/葬儀社 創可貼/OK 繃 護衛艦/
巡防艦 局域網/區域網路 泥石流/土石流 潛水員/潛水夫 聖誕節/耶誕節 時裝店/
時裝屋 小時工/計時臨工 航天飛機/太空梭 巡航導彈/巡弋飛彈

兩岸所使用的畢竟是同一語言，人民對同樣的事物對象也會有大體相同或相近的認識和瞭解，因此，兩岸人民為同樣的對象各自創造出的詞語，雖不盡同，卻也相去不遠，完全可以理解，這也是非常正常的。最容易拉近兩岸的距離，讓彼此間相互接受的詞語，是那些構詞成分、結構接近的詞語。例如下面的一對對詞語（左側是大陸詞語，右側是台灣詞語）：“大兵/兵哥（或“阿兵哥”）”“片兒警/轄區警員”“殘疾人/殘障者”“速食麵/泡麵（或“速食麵”）”“立體聲/身歷聲”“無黨派/無黨籍”“獨聯體/獨立國協”“少年犯管教所/少年感化院”，此岸人民不難通過接近的成分、相似的結構而理解彼岸的詞語。而更使兩岸人民感覺親切的是，兩地的一些詞語用字近似、結構稍異，極易理解和溝通，例如下面的一對對詞語（左側是大陸詞語，右側是台灣詞語）：“奧委會/奧會”“茶話會/茶會”“神化/神格化”“敬老院/安老院”。其實，這種用字幾無不同、結構稍呈差異的詞語，在同一地區也一樣存在，十分常見，例如大陸的“平米、平方米”，台灣的“陸客、大陸客”。說到底，這種造詞現象，是一種語言自身本就存在的；這種詞彙模式，也是與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的母語——漢語與生俱來的。

所謂異實同名詞語，即一個詞語與已有的詞語，聽上去語音形式相同或看上去書寫形式相同，但兩者的意義所指卻並不相同的詞語。例如大陸和台灣都有“背書”一詞，在大陸是“背誦書籍（的內容）”的意思，而在台灣，則是“確認、支持”的意思。再如大陸和台灣都有“毛孩子”一詞，在大陸，它是消極性的，是對乳臭未乾的孩子的稱謂，有輕視意味；而在台灣，它卻是積極的，一些丁克家庭將寵物視為家庭成員，仿佛自己生出的孩子一般，只是身上多毛而已。這樣的異實同名詞語在兩岸間是不多的。原因很簡單，一種語言的地域分支與其母體的詞語，所用的語音材料或書寫材料一致，其所表達的意義本應相同或至少是相去不遠，而今卻風馬牛不相及，這種情況對任何語言來說都是難以想像的，也是雙方的語言使用者所不樂見的。

所謂你有我無的詞語，即為一地所有而為另一地所無的詞語。一種語言的不同分支，彼此分開愈久，這種你有我無的詞語就可能愈多。就海峽兩岸而言，大陸有而台灣無的詞語，不在少數。例如：

博導 城管 村官 工分 離休 排查 跑官 四化 套磁 特招 突審 脫貧 危改 一本
宰熟 百強縣 吹風會 打棍子 調研員 老同志 批條子 貧困縣 特困生 提留款
鐵老大 統招生 學區房 國務委員 宏觀調控 人海戰術 三個代表 停薪留職 小產
權房 計劃單列市 八六三計劃 豆腐渣工程 西部大開發 五講四美三熱愛

台灣有而大陸無的詞語，也不罕見。例如：

派令 榮孤 三貼 堂口 充員兵 大拜拜 副學士 趴趴走 市公所 太陽餅 五燈獎
義民節 院轄市 八號分機 檳榔西施 二一退學 七年級生 替代役男 清寒獎學金

細究起來，很多此類差異詞語的造就，是緣於文化的不同。比如台灣社會有很多來自閩南方言的詞語：“古錐、歪哥、郁卒、鴨霸、呷到飽、番仔火、翻腳刀、好加在、在地人、蝦米碗糕、西瓜偎大邊”，流行著不少源自日語的詞語：“便當、達人、風呂、料亭、女優、味噌、歐巴桑、卡哇伊、藝能界、歐吉桑”。閩南方言在全中國而言始終只是個非強勢方言，日語也從未在整個中國大陸有過像在台灣曾經產生過的那樣的影響力。閩南方言和日語對台灣社會施加一定的影響，從而使台灣漢語中產生出一批帶有它們的文化色彩的詞語。文化的影響，除上述的異文化之外，自身文化因社會、政治等原因而產生的差異所造就的特有的詞語，也不可忽視。例如台灣的棒球和壘球文化發達，造就了一批特有詞語，例如：“暴投、強棒、強投、犧牲打、安全上壘”；而大陸的乒乓球、排球曾被譽為國球，因此，與之相關而在全社會使用開來的詞語，也不是台灣所有的現象，例如：“扣殺、擦邊球、短平快、二傳手”。台灣的選舉文化造就了一批特有的詞語，如：“拜票、黨產、黨工、黨友、票倉、選務、中選會、掃街謝票、選舉蟑螂、造勢餐會、單一選區制”；大陸的政治生態也非台灣社會所能完全理解，這種政治生態下產生出來的一些詞語，台灣民眾也要有個過程才能逐步瞭解和接受，如：“黨組、離休、雙規、維穩、被代表、黨代會、八項規定、科學發展觀”。

兩岸人民同祖同宗，文脈一貫，因此，差異詞語為對方所理解，所接受，終究不是什麼難事。兩岸近年彼此接受的詞語已有不少，如台灣的“嗆聲、情治、山胞、釋迦”已為大陸熟知甚至使用；大陸的“剩女、小康、溫飽線、一帶一路”也已為台灣社會不少人所熟知。甚至大陸漢語中來自方言的那些詞語，如來自四川話的“雄起”，來自粵方言的“衣車”，來自東北方言的“忽悠、二人轉”，也已漸為台灣社會所理解，所接受。

消弭差異的方式有多種，其中之一就是以包容的心態接納並消化對方的詞語，最終使之化為自己的詞語，為己所用。不僅對方民間的詞語可為己方接受並使用，軍事用語亦可為己方接受並樂用。例如海軍艦隊司令所在的軍艦，台灣稱“旗艦”，大陸原稱“指揮艦”。但近年來，“旗艦”的說法也在大陸流行開來。

你有我無的詞語中需要注意的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一地有詞，一地無詞，而只有短語的情形。例如台灣的“童玩”，大陸只能用“兒童玩具”這樣一個自由短語來表述；台灣的“職志”，是“職業志向”的意思，大陸無詞。再如台灣的“聲押、眷村、畢旅、食安”，大陸都沒有現成的詞，大陸必須用短語來表達。^④反過來看，大陸的“補漏兒、打非、協警、支邊”這樣一些詞，台灣也不存在，也無詞表達。另一種情形是，一地有詞，另一地不但無詞，甚至不知該如何轉述。例如大陸的“半退、裸官、醫托、找不著北”，台灣無對應的詞語；台灣的“凍漲、大拜拜、古早味、動見觀瞻”，大陸也一時找不到相應的詞語。原為各地所共有，因日後的發展，而只在某一地子遺下來的詞，筆者稱之為“偏域詞語”的一類，也需留意。如“同僚、同袍、氏著、有差、書記官、術德兼修”，它們都曾是傳承詞，大陸今已罕用，而在台灣社會沿用下來。^⑤

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詞語，即是指彼此有交叉的詞語。例如大陸的“土豆”，如果是馬鈴薯義，台灣稱“洋芋”；但是台灣人一聽到“土豆”這個詞，也可聯想到花生，因為在台灣，花生就叫“土豆”。再如台灣和大陸共有一個詞“管道”，但是台灣的“管道”包含了大陸“途徑、門路”義的“管道”，而大陸的“管道”則沒有這個抽象義的用法，而只有具體義的用法。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詞語現象，在海峽兩岸的漢語間是不常見到的。這是因為，在交流交往日益頻密的當下，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詞語，可能更易造成而不是消除誤解和歧解。

三

大陸地區也在每日每時創造著漢語新詞語。大陸，作為漢語標準語的大本營，它創造的新詞語，自有其標杆意義、示範意義。莫說“春晚、春運、頂尖級、啃老族、工薪階層、三資企業”這些與兩岸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詞語，台灣人民都耳熟能詳，即使是有著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的大陸詞語，例如“跟風、公安、掛職、公檢法、雙肩挑、中國夢、頂層設計、頂風作案、反腐倡廉、紅頭文件、宏觀調控、權錢交易”，台灣人民一般都能準確地領會其意。大陸的新詞語，不少在構造上是新穎別致的，很快即在島內一些年輕人中使用開來，如“奶爸、校草、官二代、女漢子”。有的詞語，早已存在於漢語之中，後來在大陸增加了新義，也為台灣的漢語使用者所樂用。如“攻略”原是軍事用語，是“攻城掠地”的縮略。而今常見人們在對某個旅遊景點提前進行一番研究，準備，稱之為“攻略”。這一內地新用法，也為台灣所認可。大陸創造的新詞語，創造新詞語的方法，為包括台灣在內的各漢語區人民和各族人民使用、創造漢語詞語，提供了樣板和範式。

上述這番話，有人或許提出筆者是站在大陸的立場上說的。筆者從不諱言這是站在大陸的立場上說的。但是我們也同樣可以站在海峽彼岸的立場上看待由彼岸造就的一些詞。不少台灣社會創造的詞語，近年來也一樣在大陸使用開來，有的甚至風靡一時，例如：“聯考、蚵仔煎、懇親會、媽媽桑”；有的詞語也與意識形態不無關係，卻也為大陸不少人所熟知，例如“閩揆、勞軍、綠營、民調”。這說明海峽兩岸語言同一，造詞手法一理，雖詞語有異，使用起來卻也不難溝通和瞭解。其實，不光是普通詞語海峽兩岸的人民不難溝通，即使是那些用曲折的手法造就的不很普通的詞語，兩岸彼此間也完全可以理解。例如大陸將從海外歸來的莘莘學子稱作“海歸”。這是用詼諧的手法諧音“海龜”造出一個諧音詞。“海歸”造出後，又為海外歸來而等待就業的人士造出“海待”（諧音“海帶”），為本國培養的人士造出“土鼈”等詞。這樣的造詞手法，近年來非常常見。再如“白骨精”，本是《西遊記》中的一個人物，但是近年來卻被諧謔成了“高級白領、業務骨幹、行業精英”的意義濃縮。像“海歸、海待、土鼈、白骨精”這樣的詞語，如今也常能從台灣同胞的口中聽到。台灣也一樣。台灣因閩南語“當選”諧音而造的“凍蒜”，也為大陸人士所理解，變成一些大陸同胞嘴裡常用的詞。這也說明兩岸人民的造詞心理是相通的，在詞語創造上所呈現出來的兩岸的認識差異和思維差異，雖有卻並不巨大，也不足以構成交際交流的障礙。

兩岸詞語，早已引起不少學者關注。遠的不說，僅近些年來即有魏勵、盛玉麒合編的《大陸及港澳台常用詞對比詞典》（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0年）；有集中了海峽兩岸專家學者智慧，歷經近三年努力合編而成的《兩岸現代漢語常用詞典》（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3年）。這兩部詞典都把視點既投注到兩岸詞語同的一面，也投注到異的一面上。無獨有偶，李行健主編的《兩岸常用詞典》，也把視線投放到詞語同、異兩個方面上。這說明，海峽兩岸詞語同異共存；同是主流，佔主導地位的，異是支流，屬個別現象。一部詞典，既列出兩岸同的詞語又列出異的詞語，不但是對語言事實的忠實反映，更有利於不同地區的讀者使用。

其實，“編寫兩岸詞典的難點和重點在兩岸差異詞上”。^⑥正是因為看出了問題的癥結，著力收錄兩岸現行通用詞彙中的差異詞的《兩岸差異詞典》的推出，才格外引人矚目。該詞典收兩岸差異詞語 5,000 餘條，含獨有詞語、同名異實詞語、同實異名詞語。這部詞典是作者對兩岸語言現象長期冷靜觀察、認真分析後的成果，處處顯現出編著者研究性的思考。例如詞典所收的 5,000 餘條差異詞語，雖主要包括獨有詞語、同名異實詞語、同實異名詞語，但作者還特別指出：

“除了典型的已確認的差異詞，比較複雜的是尚未定位的或一時難以準確定位的流動性成分”，作者稱之為“路上詞”。“路上詞”概念的提出，不僅表明作者鮮活流動的語言觀，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作者“希望能盡可能全面反映兩岸詞語差異的現實發展中的情況”的思想。而這一思想，在差異詞語研究中，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如前所說，從語言研究的角度看，差異詞語是語言研究者不可多得的財富。而今天的差異詞語是如何從昨天的“路上詞”轉化來的，今天哪些“路上詞”未來會成為新的差異詞語，哪些不會成為差異詞語，為什麼，哪些最終會成為差異詞語，為什麼……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值得認真研究，都需要我們給出答案。

差異詞語，無疑是使用過程中使人感到有異的詞語。而差異詞最權威的鑒別者，當然只能是當地人。這樣看來，《兩岸差異詞詞典》似乎也宜如《兩岸常用詞典》一樣組織大陸和台灣兩個編委會，分別編寫兩部這樣的詞典，因為視角不一樣，差異就自然而然顯現出來了。一地學者站在本地的立場上看待一些詞語，可能感覺不出那些詞語有什麼異樣，更難斷定它是否差異詞語；而換個角度，站在另一立場上，或換以另外一批研究者看待那些詞語，差異頓顯，也立可斷定它是否差異詞語。是否差異詞語，是會因人而異的。現在這部《兩岸差異詞詞典》，編著者主要是大陸的學者。儘管編者已經作了很大努力，但它恐怕還主要是為大陸的讀者服務的，還主要是讓大陸的讀者明辨哪些是台灣的差異詞語，哪些不是台灣的差異詞語。若是由台灣的學者來編寫另一部《兩岸差異詞詞典》，或許就是另外一種樣貌了。比如大陸一些比較時髦的詞，如“二（形容詞）、範兒（名詞）、宅（動詞）、八卦（形容詞）、粉絲（英語 fans 的音譯）”；一些意義較為新穎的詞語，如“高富帥、打雞血、正能量、十動然拒”，都沒有收入。這些大陸詞語，台灣未必人人都懂，不收稍有遺憾。再如納入大陸職務職稱系列的“編審、譯審、調研員、巡視員”等詞語，台灣人恐怕雲裡霧裡搞不明白；大陸人耳熟能詳，習焉不察的一些詞語，如“踐行、偷菜、死緩、中考、黃牛黨、學區房、荒腔走板、藍印戶口”，台灣人未必能如大陸人那樣門兒清，不收可能會有礙瞭解。我們社會尚存的一些醜陋的東西，似乎不必隱晦的詞，卻隱晦掉了，如“黨票、拐賣、特殊服務、失足婦女”。有的詞條的安排，好像也稍欠周到，例如有“國務委員”卻無“政協”，收“人大代表”卻未收“人大”，有“空嫂”卻無“空姐、軍嫂”。此外，漢語近些年來創造出不少字母詞，如“HSK”，應該有所反映而未予反映，也是遺憾。還有些詞，收條的角度是否正確還可斟酌。本詞典絕大多數條目都是從大陸角度考慮的，但是收“客席教授”，而不是“客座教授”，又似乎非是。而一些風行於台灣社會，應該為大陸同胞所瞭解的台灣詞語也未收入，例如“錢癌、立法會、狹心症、小確幸”，不無遺憾。

一部差異詞語詞典，所面對的是一種語言因發展而出現的分歧現象，只能是站在一側的人們為另一側的人們服務。如果希望一部書同時為兩側的人們服務，願望是好的，但能否做到做好，還有待觀察。除上面列出的一些問題外，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不易處理，比如音序的問題。現在的這部《兩岸差異詞詞典》，其語音系統還只能是從大陸的語言實際來考慮的。比如“法”，是個入聲字，在大陸已統讀為上聲一個調子，但在台灣仍分四個調子，法國的“法”仍讀去聲。“法”這樣兩岸異讀的字詞，《兩岸差異詞詞典》這樣的工具書倘若出條，如何處理？恐怕只能遵從大陸的讀音習慣。而遵從大陸的習慣，自然就不可能在音序上照顧台灣的讀音習慣。再如“和”（連詞）、“垃圾”，也都存在著兩岸讀音不同，一部詞典如何適從的問題。

儘管還存在些微瑕疵，但《兩岸差異詞詞典》無疑是此類詞典中的第一部，是填補空白之作，具有開創性。它的出版，是近年來海峽兩岸語言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往小裡說，它是一部服務

兩岸溝通、文化交流的工具書；往大裡說，它是一部使兩岸語文化異為同、傳承民族文化、促進兩岸和平發展、推進漢語國際傳播的大書。它對兩岸民眾而言，對於兩岸語言的研究者來說，都的確是實用而有價值，不可多得的一部好詞典。

①李行健：《兩岸常用詞典·凡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②李行健：《兩岸差異詞典·前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③許嘉璐：《兩岸常用詞典·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④需要注意的是，台灣常用而大陸不常用的一些詞語，可能也會為港澳所用。例如“食安”，香港就有“香港食安中心”這樣一個機構。

⑤偏域詞語，存在著較為複雜的情況。例如同一部隊的人彼此稱呼，大陸是“戰友”，而台灣稱為“同袍”。

參考文獻：

[1] 金豔豔：《從〈兩岸差異詞典〉看兩岸詞彙差異》，遼寧錦州：全國第十屆漢語詞彙學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4年。

[2] 石定栩、周荐、董琨：《基於華語教學的語言文字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4年。

[3] 周荐：《“瓶”“酒”與詞語形義關係論略——以兩岸漢語詞語為例》，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09年第2期。

[4] 周荐：《台島語文生活一瞥》，《田野春秋——慶祝詹伯慧教授八十華誕暨從教五十八周年紀念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

“同袍”是漢語史上早就存在的一個詞，只不過這個詞在大陸的口語上今已罕用，多用於台灣，是屬於台灣的一個偏域詞語而已。有時，整個詞並不偏域，但其某個義項卻可能是偏域的。如上所舉“戰友”，在大陸所用的場合就不限於部隊，任何一個部門的人在一起似乎都可說“我們是同一戰壕的戰友”，該詞因而有了“同事”的義項。而在台灣，“戰友”似乎還很少用在軍隊之外的人彼此的稱呼上。

⑥李行健：《兩岸常用詞典·前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5] 周荐：《偏域詞語說略》，台北：第八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4年。

[6] 周荐、董琨：《海峽兩岸語言與語言生活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8年。

作者簡介：周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桑海 李俏紅]